

小希望

陈岚◎著

一个受虐婴儿的真实命运，与生俱来的权利如何被剥夺

——救救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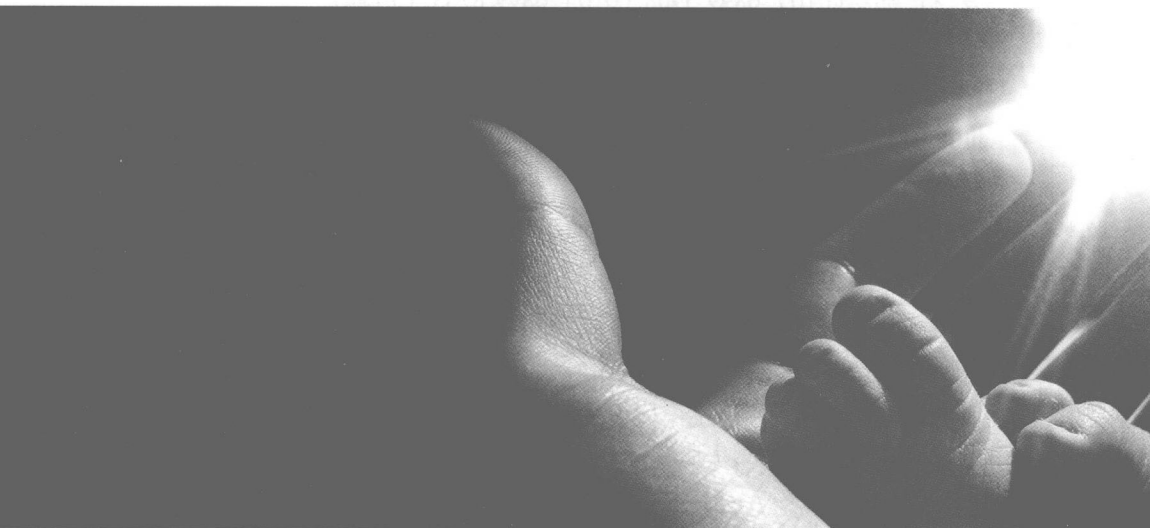
中国第一本呼吁儿童权利保护的書

本书利润及版税全部捐赠于中国儿童的保护事业

新世界出版社

小希望

陈岚◎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希望/陈岚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6

ISBN 978 - 7 - 5104 - 4325 - 1

I. ①小… II. ①陈…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8963 号

小希望

策 划: 李 烽 作 者: 陈 岚

责任编辑: 靳丽霞 特约编辑: 郝 曼 李 丽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马正琴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60mm × 960mm 1/16

字数: 208 千字 印张: 15.5

版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04 - 4325 - 1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上帝的名。
我是耶和华。”（《圣经》利未记 18:21）

开头的几句话

摩洛是《圣经·旧约》中的假神之名。它的祭司常常索要人民的头生子，放在祭坛上，用火加热，将婴儿慢慢烙死。祭司命人敲锣打鼓，让震耳欲聋的乐声掩盖婴儿凄厉的哭喊。用婴儿献祭是古老而野蛮的宗教风俗，已经不见。但虐待儿童，满足成人各种不可告人的意愿，仍然广泛存在，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婴儿祭，献祭给欲望、金钱、暴力。

在那个叫“小希望”的小生命逆袭我的人生之前，我并不关注这一事件。直到她不幸而短暂的一生，将我眼前的帷幕撕裂，我才知儿童问题积弊之深。

我卷入了小希望的生命，这是一个典型的被亲生父亲忽视、虐待和抛弃的孩子。但翻遍相关法律，竟然没有一项立法明确表示，可以惩治加害人，或可保护受害人。那小生命在人间的日子屈指可数，仅仅活了74天。每一天，她都以流血的小脚丫在我心上踩下一个印痕，引我走向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推动儿童福利保障立法，让所有未来的孩子，不再承受她所承受的一切。

今天，记下小希望的死，一个受虐儿童的短短一生。记录你的一生，乃是为未来，你踏着光明而归。

为了爱、希望和救赎，

为所有的孩子，

写这本书，

一个母亲、作家经历泪与血的心灵之旅。



目录

12 11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赎 战 寻 郁 祷 劫 诈 诡 求 囚 搏 危

215 196 178 166 152 142 127 110 69 45 24 1



投胎是个技术活...222

国家的孩子...226

附录

儿童乞讨：罪恶深渊的查林杰之沟...230

儿童权利保障法体系的构成...235

抓计生不如建儿童保护...237

01. 危

那个婴儿的生死劫数，本与我无关。

但“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一念心动，一眼注目，一线牵挂，却有着莫大的念力，莫大的力量，最终将我拉入了她小而短暂的生命羁旅，也将我卷入了一场撕心裂肺的生命狂飙。

两年了，一再试图动笔记录这段经历，血、眼泪、母亲、孩子、死亡、不公、残忍、人性、支离破碎的法律……几次动笔几次辍笔。这个故事是一个婴儿的死亡，是一群女人的心碎，是无数人的绝望，它太沉重，我的心灵与笔在它庞大的阴霾的笼罩下，都脆弱得像风中的稻草，挂不住任何叶片，更支撑不起一个悲惨的控诉。

我要寻找的答案太多。

因这件事中酝酿的问题太多。

我要寻找的答案亦很简单。

因这件事的内核只有一个。

一个婴儿，谁有权决定她的生死？

这件事始于一个深夜的偶然。

2010年，2月3日，深夜11点

我在南方一个小县城，闭关写作。9个半月的女儿UU躺在我身后的床铺上，吃饱奶，沉沉地睡着。因为她，我中断了正红火的电视评论员生涯，不再出镜。她出生后就由我照料，我们母女两个天天厮守，从不分开。婴儿在1岁半之前都是认为自己与妈妈是一体的，她还意识不到自己和母亲是两个个体，所以，1岁半之前的母子分离，对于孩子，是非常痛苦的事。

我住在一个小楼里，带着女儿，独占三楼。房间没有网络，也乐得清静，集中精力带孩子和写作——偏偏在那一天，家人忽然想起怕我寂寞，唤了人来，特意将网线从二楼拉进了三楼我的房间。终于在半个月的断网后，我再入红尘。

“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那时候王菲这首歌还没登上春晚，但对我而言，就是一语成谶。

就因为临睡前，我多看了一眼当时一个著名的论坛网站，一个刺眼的帖子跳出来：《天津未满月婴儿即将被饿死，死亡直播中》。

心口刺疼了一下，下意识，我马上回头看看床上的小U。

帖子打开来，一个可以拍恐怖片的新闻正在被一个名叫“为了更多的小康康”的网友直播着：天津，一个患有先天无肛、心脏卵形圆孔未闭合、三尖瓣返流、肾盂肾小管畸形等疾病的女婴，刚刚出生13天，就被亲生父亲弃置在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不再给采取任何治疗……

一页一页浏览帖子，破碎的信息慢慢地拼凑完整。

先天无肛是绝症吗？根据我的印象，这不是绝症。童年时，老家村庄里就住着一个先天无肛的女子，人人都知道她有怪病，邻居嘀嘀咕咕地传过：“她从小就没有屁眼儿，大小便都是从前面排……”

——但她竟然活得很好，还结了婚，生了孩子！

其他的那些病症我没听说过，心脏卵形圆孔未闭合什么的，听起

来很吓人，于是我把它们都复制下来，输入到搜索框里，检索了一下。

这些属于心脏方面的问题，但不是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有 20% 的婴儿出生后是心脏卵形圆孔未闭合的，1 岁后会闭合，即便不闭合，也只需要很小的手术——通过动脉导管，填充一个膜瓣就可以矫治。而三尖瓣返流很多孩子会在六七岁随着发育自己痊愈——总之，都不是致命绝症。

在这之前，我对孩子的各种先天疾病所知甚少。而在这件事的风暴过后，不仅仅是对医学常识有了一次大大的更新，对儿童保护的法律法规，更前所未有地刷新了。

更刷新的是，对中国儿童的生存现状——之前，我是聋的、瞎的，一直自命是一个热血青年，关心时政民生，没事经常大声议论时事，却从来不知道，最迫切最需要我们去关注的，是一些没有被阳光照到的“祖国的花朵”，我们生存的阳光灿烂的世界里，竟然有那样无可言说的悲惨世界——那个悲惨世界里，挣扎着的都是沉默的羔羊，是不能为自己的生存发声的孩子。想象中，他们应该像向日葵一样灿烂地开放，而现实中，有疾病的他们，往往如飞絮一样凋零。

随着浏览深入，心，越来越紧缩。

帖子里说：“对这个刚出生 13 天的婴儿，不给喂食，只给少量葡萄糖水作安抚，她正在缓慢死去……”

我知道，有一个人，曾经这样对待过自己的孩子。他后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这一段经历，写在他的成名作里。

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生下了一个重度先天愚型的儿子。出生时，头上有一个恐怖的巨型瘤体，看起来像长着两个脑袋。他不能接受这样的儿子，当时日本的法律也是允许家长采取某种方式，人道地放弃这样的“被认为毫无希望”的婴儿。

大江健三郎把儿子放在一个医院，只喂给葡萄糖水，希望他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去。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

他去探望。

婴儿竟然依然红光满面地活着，而且哭声嘹亮。

他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慢慢地等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被饿死；慢慢地等着他在哭泣和饥饿中死去。

最后，在第六天还是第七天，他放弃了。他把号啕大哭的孩子从医院里抱回家中，接过了命运给他安排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苦涩果实。

从普通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是一枚没有甘美果肉的生命之果，它只是一个徒有其形的果子，果壳下包藏着死灰。品尝它，似乎只有无尽的绝望和灰暗。一个先天重度愚型的孩子，注定不能和人正常交流，不能上学，甚至可能不能正常行动。他注定需要父母亲更多的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却无法完成传统上的回报。但大江健三郎在他的书中记录了自己的心灵之旅，记录了看似重度智障的儿子的情感世界，并且因此升华了自己的创作人生。他能获奖，与他的儿子密不可分。他说“生命总要向着光前进”。

读大江的这个故事时，我还年少。

在2月3日的那个夜晚，浏览网帖，想起了大江健三郎的境遇，我沉浸在一种盲目无解的挣扎里。

一方面，某些所谓的理性告诉我：生物是优胜劣汰的，有病的幼子是不是就该被自然淘汰呢？

另一方面，一个母亲的本能告诉我：孩子就是孩子。无论怎样，都是自己的孩子。

我想起一个著名的对话：

一个小孩问上帝

他们告诉我明天你将要把我送到地球

不过为什么我在那儿会那么小和无助呢

上帝说

在所有的天使之中

我已经选中了一个给你

她将会等待你和照顾你

小孩又问

在天堂我除了歌唱和微笑之外什么都不做

这些是我快乐所需要的

上帝说

你的天使每天将会为你歌唱和微笑

你将会感受到你的天使的爱，你会感到快乐

小孩又问了

如果我不懂他们说的语言

当人们对我说话的时候我怎样才会理解呢

这很简单

上帝说

你的天使将教会你语言中最美丽和最甜蜜的词语

带着最大的耐心和关怀

你的天使将教会你怎样说话

小孩抬头看着上帝说

我想和你说话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呢

上帝微笑着对小孩说

你的天使会把你的双手放在一起然后教会你怎样祈祷

小孩说

我听说地球上有人

谁将会保护我呢

上帝把手放在小孩身上说

你的天使将会保护你

甚至会冒生命的危险

小孩看起来有些悲伤

他说

我将会一直感到悲伤，因为我再也看不到你了

上帝拥抱着小孩

你的天使以后会一直跟你说有关我的事情

还会教你回到我身边的方法

虽说我一直与你同在

小孩有点急促

温柔地问

上帝啊

如果我现在将要离开

请告诉我我的天使的名字

上帝回答说

她叫：妈妈

假若妈妈也不能保护孩子呢？

那个夜晚，我和所有正在展读我这本小书的读者一样，心里发生了理不清、说不明的冲突。

最后“她怎么都不该死呀”的念头，占据了上风。原因有两条：一，我查阅了大量的医学资料，这个孩子不是绝症，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她；二，读到网帖的后几条信息，“孩子的母亲不知孩子还活着，孩子出生后，家人告知她孩子已经死了。”

后面一条让我毛发皆竖。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

我打着寒噤，转头看了看床上的小U。如果有人这样对待我的孩子，她病了，最需要母亲照料的时候，别人却把她从我身边夺走，告诉我她死了，其实她却在近在咫尺的一个地方嗷嗷待哺、奄奄等死——我若得知实情，恐怕会瞬间疯狂，我会拿刀捅死敢于这么对待我女儿的人!! 狠狠地捅他们，一个对穿、十个对穿都不够! 无论他们假借什么样的名义!!

眼泪充满了眼眶，鼻尖儿剧烈地痛楚抽搐。

小U在床上哼哼，扭动着小身体，闭着眼睛，吧嗒着小嘴。她又在找吃的了——这个不安分的小馋猫，每次吃都不好好吃饱!

我爬上床，把她搂进怀里，紧紧地贴在胸口，柔软的小身体像一朵沉甸甸的花似的，坠在怀里。

床褥很厚很暖。捂得小宝宝脸蛋儿杠火，嘴唇鲜红。都不消睁开眼睛，她马上就找到了目标，美滋滋地叼住，急忙忙地开始吮吸。很多母亲在这个时候已经给孩子断奶，但我不舍得。孩子离开母体之后，乳汁让她和我生命继续链接。我的抗体、我的营养、我的爱，源源不断地透过乳汁输给她，在拥抱和喂哺中给予她大量的安全感。

每天搂着小U，她闭着眼，或张开眼，边吮吸乳汁，边望着我，那漆黑晶莹的眼神，实在是太美好太纯净了。那小小的手娇嫩得像奶酪，摸在我的皮肤上，花瓣也不能比这更娇嫩，轻轻碰触间，心尖都化了。每天给她洗澡，都要惊叹那小身体的精美秀丽，小小的手足，

肉乎乎、圆团团的，看得心都醉了。

她咯咯笑，她哇哇哭，她哼哼唧唧撒娇——都是无形的绳索，把母亲变成一个牢牢牵在她手里的木偶。随叫随到，每求必应，再苦再累，也愿意承担。每多看她一眼，对生命和造化的感激就加深一分。何德何能，上天把这么美这么好的精灵交给我来照料！

谁说小孩子没有知觉意识？

小U在哭泣时，都不需要睁开眼睛，就知道谁在抱她。也许是气味，也许是心跳的声音，也许是呢喃安抚的话语……婴儿有大人们难以想象的敏锐呢。

把小U放回被窝，仔细检查了一下她脚头的暖水袋是否温暖，既不能烫到她，也不能凉着她。用小被子包好，再盖上一层小毛毯。

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小婴儿怎么样呢？

我的UU因为妈妈下楼离开一刻，醒来没有看到妈妈，当场哭得撕心裂肺，等我闻声，匆匆跑上楼，抱着她安抚时，看着那委屈的抽泣的脸、扁着的小嘴，我自己眼泪也夺眶而出。

那个小小的婴儿呢？生着病，一定也在哭泣吧？

她一定哭了又哭，哭到嗓子喑哑。从一出生，幼子就呼唤母亲。他们会固执地呼唤下去，相信那个庇护天使，终会闻声而来。

谁会抱她呢？

谁会喃喃地安抚她呢？

等待着小U的是一天一天的茁壮成长，而等待那个孩子的，只能是——死亡。在走向死亡之前，她还要忍受无尽的痛楚、绝望、黑暗。

真受不了这个。

如果可以，我宁愿从来没打开电脑，没登陆这个网站，没点开过这个帖子。

这样，不必在凌晨3点，像一头被困的母兽，在屋子里踱步，盯着闪烁的电脑荧光屏咻咻作怒。

有人会说，她和你有什么关系？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天知道！我就是受不了这个——一想到在千里之外的黑夜里，一个婴儿，无助地在哭求乞怜，回答她的只有死寂的绝望，我就受不了。就这么简单。就像炭火堆在头上烧一样，难受。看着一个孩子慢慢地饿死，什么都不做，这太痛苦了。

那个晚上，一些电影里的镜头老在晃动。都是些绝望挣扎的镜头：一个孩子淹在水里，水在上涨，眼看就要没过他的脖子，但他被卡住了，边上的人痛苦地大喊：“谁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吧！”

一个人中枪了，躺在地上，血汨汨而出，同伴手忙脚乱地试图给他堵住伤口，血却像决堤的洪流。他们绝望地看着某个点，呼喊：“行行好，谁能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呢？”

我总得做点什么。我得做点什么。

坐在电脑前，我一条又一条地发帖跟帖，反驳论坛里一些奇怪的言论。

那些言论匪夷所思，将一个出生10天的孩子的治疗权剥夺，扔进临终关怀等死，居然被他们称为“大爱”——你生病了怎么不把你给大爱呢？！或，将来你的父母病了，你是不是也要把他们大爱呢？

什么按照丛林法则：“有病的、发育不良的孩子就该早早放弃，这样可以优生种。”——怎么不把你这个患有脑残病的家伙给优生掉！

还有人竟说：“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放弃一些病人、病孩可以更有利于资源配置。”——你为何不从自己先开始？

最卑劣的说法是：“这孩子长大了也是痛苦，与其等她抱怨‘你为什么要救我’，不如现在成全她。”——敢情你这还是在做善事？我看你活着也挺痛苦的，要不要也成全你？

那些让人发狂暴怒的质疑，至今还存留在那个后来名噪一时的帖子里。

我不断地反驳，也有不少网友在和我一起反驳那些可怕的声音。

当时我并未想到这事有点可疑。若非利益攸关，为一个陌生孩子，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在一个帖子里持续到凌晨四五点，重复一个论调：

让她死、让她死、让她死？并如横江一窝蜂，每一个要求去救孩子的人一发言，他们就集体围攻上去，污言秽语、讽刺挖苦、扒皮泼粪，不依不饶。他们平均每个 ID 刷了不下四五十个回帖。

于是，泡沫般地，制造了一种一边倒的奇怪的嚣张的舆论：弄死这个病婴是合理合情的，还是高尚道德和大爱。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里可能有猫腻。直到后来，这些当时被我完全不当一回事的虚拟马甲们，不仅仅很大程度上混淆了真相、操纵了舆论，甚至影响了事情的走势，我才知道厉害。话语并不如风，它们具体、有力量，拧在一起变成了一根绞索，不断地绞紧，绞紧，直到最后绞杀了那个孩子的全部生的希望。

凌晨我累极而睡，却总睡不踏实。无论怎么样卷紧被子，总是有寒气森森地漏进来。

一再搂紧 UU。

这样可怕的死亡直播，相信很多网友以及后来透过电视报纸等媒体知道事件的人，和我一样，我们从未这样赤裸裸地面对过这样的死亡真人秀，还是由一个婴儿在上演。

然而，我以及正在读这本书的你，不能理解和不能承受的残酷，还在后头。

事态发展到最激烈的时候，我曾深深后悔，后悔自己在那一夜打开那个帖子，后悔自己卷入这样一场生死劫数。心灵承受无法想象的生离死别的大起大落，愤懑、绝望、痛楚胀满胸膛。

我一生中最强烈的情感劫数，和爱情无关，和一个孩子有关。

母性、人性被撕得粉碎。那种疼，像心生生地被撕成两片，灵魂和身体都缩成一团在哀号。两年后的今天，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平定，回想起当时的折磨，仍心有余悸。

晨光照进窗帘。

冰冷的冬日的晨曦，比死还冰凉。

我想，即使到死，那个刻骨铭心的冰冷也会留在记忆里了。